

歷代民族女英雄故事

春明書店
三民圖書公司
經售

捨身救父的淳緹縈

一 甜蜜的家庭生活

孝是中國固有的美德；古時候有賣身葬父，割股救母等孝舉；甚至爲了拯救父母的艱險與苦難，不惜赴湯蹈火，粉身碎骨。像這一類至孝的兒女，無怪乎萬古流芳了。

溫暖的太陽，被無情的烏雲遮住了，難得有機會探出頭來；可是烏雲畢竟戰不過太陽；一會兒，罪惡的烏雲盡被驅逐了。大地上又恢復了原來的暖與光明。明亮的陽光照射着山東太倉縣的某一個小村落裏；這個小村落裏，在陽光的照射下，顯得更加美麗了。村後有墨綠的高入雲霄的青山，成羣結隊的鳥兒，常會穿過這青山的半腰之間。冬天的積雪，一年到頭積着不溶，站在下面看起來，像一個戴着白帽子的青衣女郎。山腰間有尊嚴的松柏，也有清白的節竹；在山脚下，就改換了一副面目；是一個廣大的遼遠的田畝，橫躺在這幾座青山的四周；每逢春秋之際，就能看到無數的農夫艱苦地在做着工作。他們是在打算着人們一年的糧食。

村前有許多居戶，有貴族的，有平常的，也有貧苦的。那邊有一個人家，他們是一比較有錢的人家；這屋子裏有男主人，可是沒有女主人。這個男主人，看模樣他已經是一個五十多歲了。高高的身材，臉

上雖則免不了有沉思的皺紋，可是他還具有着青年時候的清秀的風韻，臉色常常黃弛着的，許多人都說他是一個慈愛爲懷的人。他的妻子，原來已經早早的亡故了，可是他有五個女兒，自從他喪失了妻子，日常的生活免不了覺得冷靜或感到缺乏調劑，可是他有這幾個侍奉週到體貼入微的女兒，真的，他把冷靜沉靜這個念頭冲到雲霄裏去了。每天當他在公餘之暇，他們父女們都圍坐一堂，或在爐火旁邊烤烤火，她們各人手裏都拿着針黹在做着工作。不過，這位慈愛的爸爸，跟他的女兒們每天圍坐在一堂，說長論短，有些時候，他還以動人的口吻而帶有訓育性的故事給她們聽，這也是每天他們不會忘記或缺少的事情。他精神勃勃地講着，而她們呢，一面鎮靜地做着針線，一面聽得孜孜不倦。這樣的歡聚着天倫之樂，他們的家庭幸福的情形又有誰不羨慕呢。

有一天晚上，天空中黯黑得不怕，因爲在傍晚時候，已經落過了一次細細的雨，在冬天時候下雨，也許是叫人最覺得煩擾的。可是這個有五個女兒的人家，他們却不怕這些，因爲他們有神聖而寶貴的「天倫樂趣」，洗刷干淨了這些多餘的煩擾。人家的煩擾他們從來也沒有嚐到過，他們所嚐着的只是甜蜜而快慰的。慈愛而教導有方的父親，領導着這五個聰慧秀麗的女兒，他們能夠互相的不時地製造出家庭間的幸福來；他們所過的生活，像黃金一般的寶貴與可愛；但是黃金是買不到這些的。那一個細雨後的晚上，他們吃過了晚飯，照例地聚集在一堂，好像等待着什麼似的。那個慈愛的父親，坐在中央一把精緻的大椅子上，背緊緊地靠倚着椅背，他的臉色上和平時那樣地露出慈愛的

微笑。他雖然沒有一個兒子，可是有了這五個兒子般的女兒，他常覺得他不枉爲這一生了。

在這當兒，他的五個女兒都圍坐在他的周圍。那時爐火在熔熔的燃燒着，好像他們的心境一樣。「爸爸，講一個故事給我們聽。」那個第三個女兒說，她在她們的姊妹之中，總是首先發言的；她的美麗的臉龐，引得她的姊妹們都很愛她。她們之中，最大的還不滿二十二歲，最小的祇有十五歲。她們倆處在一起，都能互相地愛護着。

「是的，爸爸最好講一個含有教導性的故事們聽。」他的大女兒說，她們之中，她是最大的一個，說出話來自然比她的妹妹們有些着落。她有聰慧的天資，和美麗的臉兒。或者是她的年紀比較大些，所以不論她在言語舉止上都帶有些少婦的風韻。

還有他的二女兒四女兒和他最小的女兒，她們都以天真的毫無虛飾的眼光望着他，淡淡的淺笑中，含有無限的請求之意。他覺得小女孩們的誠情是難以推却的，雖然日間的公事與醫務已經足夠他累了，他思索了一下，隨即展開了他那動人的聲調開始講故事。全室的空氣是沉靜的。

二 話裏藏機的教訓

她們的父親毫無倦容地展開了他的話頭。「……有一個人家，他們家裏一共有六個人。其中人家只有一個男主人，另外一個女主人已經早早的去世了，可是她在生前却留下五個女兒；也就那個

男主人的女兒，男主人平日很忙碌，他每天必須艱苦地在外面做着工作，艱苦來養活她們。過了幾年，他的女兒們都漸漸長大了；因為那個男主人由於日常工作的勤謹，所以在那時候，已經變成一個比較有錢的人家了。

「他的女兒們雖然年紀已經不小了，可是她們之中，最小的當然不必說，個個都留在家裏沒有出嫁；她們在家裏小心謹慎地侍奉着父親，而她們的父親也非常地愛着她們，家庭間總是融融洩洩的。他們幾個人，個個都非常聰明，她們都有天賦的才能和靈敏的腦筋，她們姊妹間都能互相地愛護着，幫助着。」

他的那個大女兒，聽了她父親上面這兩段小小的故事，眼睛向她的父親注視了一下，表示無限好奇的神情，她好像已經察覺了什麼似的；可是她的父親還沒有把故事講完，只得又低了頭，一句話也不說。

她們的父親又繼續地講下去，她們都望着他的臉。

「可是他的一個大女兒，雖然她平日侍奉父親非常謹慎，又非常愛護她的妹妹們。在平常時候，虛榮的事物，常常會襲上她的心頭，她常常會覺得日常生活的不安而覺得煩惱。有時候緊鎖着雙眉，有時候兩隻眼睛怒視着外界的一切，其實她已經得到了許多的幸福，為別人所得不到的；她又由父親愛護着，一切都是足夠幸福的。這些，她雖則緘默着不發一言，可是在她的表面上看來，她的妹妹們

都很明白，而她的父親也是非常明白的……」

他說了這些話，忽然停止說下去，轉過頭來向窗外黑暗的天空望望，似乎他發覺遠遠的外面有人在竊聽；一會兒，他又掉頭來繼續講下去。這時候，他的四個女兒，都好奇地在凝視着她們的大姊姊。

「第二個女兒，是她們的一羣中最貪懶的一個；她常常不滿足自己的生活；她非但貪懶而且貪睡，尤其是冬天，必須要她的姊妹們去叫她三四次後她才起來。她怕做家事，對於自己的針線也發生厭倦。她雖然常常在暗暗地狠狠的懺悔着，可是她始終悔改不掉……」

他講了這一段，她們都「嘻」的笑了一聲，惟有她的第二個女兒一點也不笑，她似乎已經默默承認這就是她自己，雖然她的父親並沒有這樣做。

「他的第三個女兒，是比較一個最善動的女孩子，她常常從屋前到屋後，從書房間裏一刻又闖進了庭院。她的脾氣却很壞，有些時候，她常常會跟她的姊妹們爭多論少；她不愛虛榮也不善修飾，要自己覺得舒適她什麼都不去計較。當她在爭吵之後，一發覺自己的錯誤，馬上會跑到被她得罪的人的面前，去請求寬恕，有時候別人真想不到她的脾氣會轉變得這末快。那時節她馴服得像一頭羔羊，同時發覺她在這個時候，她比平常更加可愛了；可是雖然這樣，她總是一個淘氣的孩子，因為她常常會掀風作浪……」

當時他的三女兒聽了她父親的話，她向她的父親羞澀地望了一眼，她似乎忍耐不住張了張嘴，

可是又不敢說什麼。

「他的第四個女兒，沒有什麼壞的地方，但她是一個最最怕羞的女孩子，也許是她的年紀小了些的緣故，她怕看見一個陌生的人，她常常躲在自己的房間裏不大出來。她常常先爲別人打算，她非常愛護她的姊妹們，而她們也非常愛她。怕羞的人也許就是膽怯的表現，如有人在她跟前粗暴地喝叱一下，她就會放聲的痛哭出來。不論怎樣，胆怯也是她的一點弱點……」

他講了這一段，忽然嗽嗆了一聲，可是他并不休息仍舊繼續地說下去。

「最後要講到他的第五個女兒了。他那個最小的女兒，可以說平日他最疼愛她的一個，雖然他也同樣地愛護着她們。雖則她的年紀最小，可是她很懂得世故人情，她又十分孝順她的父親，不論做什麼事情，她都能夠顧前思後，而且又有冒險的精神；要如我有這樣的女兒，在什麼人面前我都引以爲榮的，因爲她是一個值得嘉獎的女孩子……」

她們幾個人，第一個是愛虛榮，第二個貪懶，第三個淘氣，第四個怯弱。而第五個呢，她一點也沒有什麼差處，可是她還覺得這樣的嘉獎受之有愧，同時她又想到怎樣才能算是報答疼愛她的父親。

她們各人知道自己的缺點，個個都想改過，可是沒有人指點她一下。後來她們去問一位年老的婦人，總算得到了圓滿的答復，因爲她已告訴了她們做人的大道理。

那個老婦人，已經有七十多歲了；她的年紀雖大，可是她談起話來或許比一般青年人還要健全；

她雖然雞皮鶴髮，然而她却處處表現着『老當益壯』的精神。

她看見她們來了，就告訴她們說：『一個年紀輕的人，最要緊的，是要明白自己所處的環境，處在怎樣的環境裏，應該做一個怎樣的人，進取的心理不可沒有，但是不能夠苛求它，因為凡事必須要聽其自然發展才會成功的。簡單地說，這就是要一個人得時時刻刻滿足自己，如果一味的不知足是不對的。要如他或她只知道自己不夠滿足，而向更貴族的慾望上去苛求，結果非但一無所得，只是得到一些煩惱而已。假使正有這樣的人在此地，那末我給她一句誠條——追求比她現在所處更高的生活，應該想到如已得到而人家正在設法苛求着她的幸福的生活了——老實說，一個已經享受什麼而已經受到所有人類最高慾望的人，他却還在羨慕着別人，其實一個個的慾望是沒有止境的。』

如果是貪癩的人，糾正她的方法最好是——每天命令地叫她做着工作，在沒有工作的時候，最好叫她再去幫助別人工作，如她的姊妹們，并且還好好地慰勸她，鼓勵她，使她能夠誠意地接受，同時再告訴她人間最快樂的是工作。壞脾氣最使自己痛苦的，雖然在得罪了人家以後立刻去向人家道歉，而人家或者不會立刻寬恕你的。與其使人家洩氣，不如自己時時刻刻制止暴怒，怕羞或者是怯弱者的內心的表現，我以為她在年紀大些時候也許會改變，不過平日還得好好地留意，多聽些冒險的雄偉的故事；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。這個第五個的小女孩，我不敢加以批評，只能夠指示她一條光明的大路——要獲得大眾愛戴和報答親恩的女孩，要隨時隨地犧牲自己的一切去做一個孝女……

「這個老婦人講了這一個故事，那五個女孩子都很以爲是；從此以後，大家都站在自己的崗位上加緊悔改的工作。後來真的那個大女兒再不愛虛榮，覺得她的生活已經很滿足。第二個也不再貪懶，除了自己應有的工作之外，還幫助她的姊妹們做着工作。第三個呢，她那副容易暴怒的性格，漸漸地也改過來了；因爲她知道自己要暴怒時，能要馬上離開，一切都會平靜無事的。怕羞的也漸漸膽大起來了，因爲她已經聽了許多冒險的以及古時候奇女子等等的故事。而最小的一個呢，她却時時刻刻在爲自己打算，怎樣才能做一個報答親恩而受大衆愛戴的一個孝女……幾時她們個個才能達到完全成功的境地？連她們自己也不知道，只是慢慢地在進行着，這個故事只得暫時告一段落……」

他講完了這個故事後，興奮莊嚴的眼睛，向他的女兒們輪流地掃射了一下，臉上還呈現出十分喜悅的神情。而他的女兒們也十分高興，覺得這雖像一顆甜蜜的果子，但又覺得有點兒苦澀，個個都不敢把這故事說明，只是默默的記在心頭。因爲這個故事委實太嚴重了，也太現實化的，她們所聽到的不是故事，是一個很大的教訓。

她們向她的父親請了晚安後，大家都回房去安睡了。他的那個第三個女兒，在回房的當時，她實在忍耐不下去，她輕輕地在她大姊姊的耳邊說：

「我們聽的不是故事，是爸爸給我們的話裏藏機的一頓教訓！」

「唔……」她的大姊姊忸怩地回答說，臉上漲得紅紅的，因為她已受到了一個嚴重的打擊。

那個最小的女兒到底是誰呢？那就是本篇故事中的主人翁緹縈，講故事的慈父，就是她們的父親淳于意，其餘都是緹縈的姊姊。這是西漢文帝十三年時候的故事。離開現在有二千〇七十八年。

三 壞蛋作對

是一個陽光高照清風徐徐從窗外吹入的中午。淳于意照例地坐在他左邊的書房裏。這時候小鳥在枝頭上呢喃唱歌，蟬聲不時地從樹林裏傳入耳中，在別人也許認為其間含有無限詩情畫意，可是淳于意對這些情況，覺得只有使自己煩惱；他恨不能把這個煩擾混濁的世界改變一下，可是他缺乏這樣的能力。他咀咒自己不該處在這個環境裏。

這一天，淳于意已經不高興半天了；兩條眉毛緊緊地鎖着，慘白的臉色上含有無可形容的悲愁。本來他的兩隻眼睛是帶有希望的，可是這一天却蘊藏難言的苦痛；中午吃飯的時候，他只勉強強硬咽了半碗。

他的女兒們看了這種情態，大家都十分奇怪，因為父親從來沒有那樣子不高興過，但大家都不敢問，不過她們都十分留心父親的行動。有的還在門外窺視，也有大胆的站在他的遠處冷僻角落裏

注視着他。家裏有了事情，他們是最感到麻煩的。

「唉，世界上好人做不得，不知那一個壞蛋與我做對……」淳于意長長的嘆了一口氣說，他的臉色上是灰暗的，好像他的末日已經降臨了。

原來于意先生是太倉縣的知事，居官非常清廉，縣民都稱他爲太倉公。他在年輕時就專心研究醫學，他曾得異人傳授黃帝扁鵲的脈訣。所以他善於診察病人氣色，他能夠斷定病家的生與死。他按脈十分細心，脈理自然十分準確的了。當時淳于意在醫學界上，是很得病家信仰的。他除了在衙裏辦公事之外多餘的時間就爲人家醫治疾病。他居官行醫，爲地方上的人民造福，不知做了多少慈善的事情。

可是因爲他的公事忙碌，很多病家去請他有失望而至延誤生命的。有些時候，比如說甲的病家已經把他請去醫病，而乙的病家也來請他，更有丙的病家又來請，這樣他只得依照了次序一一去診醫。不幸的事情就是在這種場合下釀成了；因爲甲的病家倒是普通的平民，而乙的病家却是有財有勢的官家；既去請他而他來不來，或者很遲才去。於是人家就以爲他的架子大，把人命當作兒戲，漸漸地太倉縣有幾個官員和他結下了冤仇，他們都想在相當的時候來報復報復。平心地說一句，這不是淳于意的架子大，或是她把人命當作兒戲，實在是他的事情繁多而分不開身。

「他媽的，想不到我淳于意會遭到這種不明不白的冤……」他沒有把這句話說完，忽然中止

說下去，他把執在手裏的一張紙頭，狠狠地擲在桌上，右手托住了他的笨重的頭在沉思。

「爸爸，你爲什麼這樣難受？」他的三女兒從內房大胆地闖了出來，走到她父親的面前關切地問着。

她的父親并不回答，他的三女兒的臉上更加酸楚了。一會兒，幾個女兒都跟着出來了。她們希望父親說出來，能夠大家分担着一些煩惱。

「孩兒們，早上我在衙裏接到一張傳票，要我上京問話，因爲有人告我草菅人命的罪狀；爲父的以爲這次上京一定凶多吉少的了。」

「這樣害人的壞蛋真可恨！」他的三女兒恨恨地說道。

「爸爸一向行醫，是很得病家們信仰的，太倉縣遠近都知道的，這個人爲什麼那樣狠心啊，爸爸，我們不讓你去……」他的大女兒說了這話，在忍不住在哽咽了。

「爸爸啊，你不要去罷！」他的四女兒說道，她已經不像以前那樣的胆怯怕羞。

「爸爸，我們不要去理會公文，還是逃走吧！」那個由貪懶而勤慎工作的第二個女兒說；她雖然在姊妹中居二，可是說出話來很多不知輕重。

她們看父親悶悶地坐着不動，眼看骨肉即將分離，悲哀不期然襲了她們的心境，她們幾個姊妹竟忍不住哭了出來。

「哭有什麼用呢，你們這一些沒出息的東西，真使我煩悶啊！唉，可惜我沒有一個兒子，不然的話……」

「不然怎樣呢？爸爸，請你告訴我好嗎？」他的最小的女兒緹縈急急地走上前去問道，眼睛炯炯地放着亮光，光芒中散放着絲絲希望，好像她能夠擔當什麼似的。

「好孩子，我們要分離了。」淳于意嘆息地說。

「爸爸，我不要……爸爸，我要你告訴我，有了兒子你便怎樣？」緹縈急促地問。

「要如我有了兒子，那末我在上京的時候，路上有了照應。」淳于意沒精打彩地說，同時手撫摸着緹縈的頭髮，好像這是最後一次的撫摸了；他的眼眶上，垂下了兩行悲哀的老淚。

「爸爸，你上京去，女兒跟隨你老人家一同去，在路上好照應爸爸。爸爸，你不要傷心吧……」緹縈悲哀地說，心裏一陣酸痛也禁不住哭了出來。

「好孩子，你竟有這樣的胆量，不枉爲父親一生鍾愛，就是死了也瞑目的。我的好女兒呀。淳于意由悲中而轉爲慈和，一切都與以前差不多。

四 圖圖吞棗的審判官

漢代的國都，是在陝西的長安，第二天早晨，他們父女倆都已準備就緒，向京師趕路了。從山東到

陝西，其間不知相隔得多少遠，加以那時候交通又非常不便；他們到長安去自然要許多日子，父女倆一路上飽嘗了風雨的滋味。經過了許多日子，他們總算趕到了陝西的長安。

父女倆從遠處來，既然到了目的地，自然免不了要找所旅店休息休息，吃點東西，因為旅行也是件很受累的事情。緹縈與她的父親找了一所旅店，他們安置了行李，就準備休息一下，緹縈還親自奉上一些東西給她的父親吃，她的父親實在無心於此，因為從路途迢遠趕來受刑，這實在是件令人痛心的事，他自然不想吃什麼東西，眼巴巴明天上堂的時候將要執行怎樣的刑罰了。可是緹縈却硬要她父親吃一點東西，因為一個人好多次不吃一點東西，是很傷身體的。她看到父親不肯吃東西，她便跑在她父親的面前說：

「爸爸不吃東西，女兒也不願吃東西了。」

淳于意看到他女兒這種難能可貴的孝心，也使他堅硬的心軟化下來。終於他答允了他的女兒開始進餐。

過了一天，淳于意到京師衙門去候審，他既到了那邊，那個問官便莊嚴地審問他犯罪的經過，并且又喝問他道：

「你是山東太倉縣的縣知事嗎？」

「是的。」淳于意恭正地回答說。

「你既然是地方官，并無醫理學術，以人命爲兒戲，這樣非但有玷官箴，而且有傷人道，你可知罪嗎？」那問官嚴厲地問。

「卑職兼營醫生，乃是慈善之舉，並沒有與民爭利，更沒有草菅人命，大人如果不信，那都可以去調查的。」淳于意正經地說。

「嘿，你還狡滑，要如你不草菅人命，那末人家怎麼要告發你呢？」那個問官嚴酷地說。

「這也許有人在內中捉弄，可是卑職從來也沒有跟人家結下什麼冤仇。」淳于先生說，他俯心坦腹地證明自己是清白的。

「哈哈……」那問官猙獰地笑了一聲，繼續又說下去，「不管你有沒有與人家給下什麼冤仇，可是人家告發你的是事實，總之，法網是難以漏脫一個罪犯的。」這是從問官口中說出的偏見話。

審判的結果，是淳于意被判定「肉刑」，淳于意雖然在當時反覆爭辯，可是「一點也沒有效力。至於「肉刑」又怎樣的一種刑法呢？那種刑罰，在漢朝可以說是最最慘重的一種刑罰，這就是將罪犯斷手足割耳鼻等等的方法，退庭以後，淳于意被打入牢中去了。住在旅店裏的他的女兒，還不知她的爸爸已被非法所羈絆了。

五 捨身救父

美麗的霞光散射出可愛的光彩來，天空已經由蔚藍而變成暗藍的了。那時候一聲聲歸來牧笛聲，一隊隊歸巢的烏鴉，這是黃昏的時分了。

有一個年輕貌美的少女，坐在靠南窗口的一把椅子上，兩隻纖纖的玉手托着香腮，她仰着暗藍的天空長嘆了一聲，好像她有滿腹的心事似的。

「爸爸去了一天，怎麼還不回來，你女兒何等的擔憂啊！願上天保佑他老人家。」這是緹縈的聲音，她說這話，便從椅子上站了起來。

「啊，小姐，事情不好了，你的爸爸已經被京師衙門宣判了肉刑，現在已經被打入牢獄，你，小姐你將如何好呢……」旅店的茶役從外面匆匆忙忙的趕了進來，一邊說一邊裝着姿勢。

「啊，你的話是真的嗎？可憐的爸爸，你……你……」緹縈說到這裏，已經不能說下去了，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。

這一晚，緹縈一晚沒有睡過，她不忍眼睜睜看到她父親受到這樣的罪罰。她左思右想，想到古時候有賣身葬父，和割股救母的孝女，終於給她也想出一個辦法來。她想了這個辦法，立刻揩乾了眼眶上的淚水。她忽然從桌子上提起一枝筆來，恭正地紙上書寫着，同時她又自言自語說：

「唉，哭有什麼用呢？現在我決定去當一個婢女，來贖爸爸的罪……」

她所想出的一個辦法，是到皇宮裏去告御狀；不過這個辦法能不能救她的父親出險，她自己并

不知道，預備明天一清早去做這件事。她呈狀上大略的意思是：

「……她父親怎樣居官清廉，行醫濟世，慈善之心，在山東境內，人人贊美。即知好人難做，不幸遭人陷害。現經京師衙門判決，執行肉刑，可憐他風燭殘年，既蒙冤屈，復受慘刑，生命難保。小女子是被害者的女兒，不忍眼看父親受屈，今願當官家婢女，以贖父親，伏望調查確實，免致冤枉好人……」等等言詞。在這篇呈狀裏，一句一字都包含無數的血淚。當她寫好了這篇呈狀之後，親自送到皇城裏去。她本去路途很生疏的，到皇城裏去她不知道走那一條路才對；她是個聰明的少女，她照着飛揚在旗杆上的黃色的而綉有金龍的皇旗走去，不到一會兒，果然給她到達了目的地，把她那張呈狀交給錦衣衛遞了進去。以後她又到牢獄裏去探望她的父親了。

漢文帝看了緹縈的這一張呈狀，很嘉獎她的孝心，更贊好她的胆量。當時立刻召淳于意入宮覲見，向他問明了一切，立刻下旨赦了他的罪。真的，緹縈的伏闕訴冤，果然救了她的父親。不到二天，這件事情，轟動了整個的京城，城內的老百姓們，都把緹縈這一件引爲奇談。

漢文武爲了嘉獎緹縈的孝心，特地派人賜給她許多金銀珠寶，彩緞文房等等東西。等到事情辦理妥當以後，他們父女倆啓程回籍了。這一會他們不像來時的那樣悲哀頹喪，他們歸程中是懷抱着一顆興奮而活躍的心。他們回到家裏之後，將怎樣來說述這一段故事呢。

他們父女倆回到家裏之後，緹縈的姊姊們都早已站在門口迎接他們了。他們悲喜交集，受了一